

土族幸福村 迎來真幸福

# 發展盤繡釀酒 班彥村拔窮根

## 一家人一家親

470年前，當土族先輩們決定定居在青海互助縣五十鎮這片大山之時，他們用土語給這裡起了一個美好的名字「班彥」，意為幸福。470年後的今天，班彥村民呂志和說，從他記事起，這裡除了山連山、土掩土，剩下的就是封閉、落後、貧窮。直到2017年，隨着國家脫貧政策的穩步推進，班彥村不僅搬出了大山，而且在五級政府的扶助下，村民們都有了自已致富的產業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瑜、李陽波、張仕珍 青海報道

### 五十鎮班彥村位置示意圖



隨着國家脫貧政策的穩步推進，班彥新村土族村民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。圖為班彥新村村民走在街頭。香港文匯報青海傳真

呂志和說：「短短兩年，我們村人均收入從不足2,000元(人民幣，下同)驟升到9,000多元，人人都過上了城裡人的生活。這一切都要感謝國家，讓我們土族先輩數百年追求幸福的夢想成真，班彥村也終於實至名歸。」

### 大山貧瘠封閉 村民生活貧苦

土族是居住在中國西北青甘兩省的人口較少民族，班彥村98%的村民都是土族。「在山上的照片你沒看過，那真是不忍直視。」對於從小生活在班彥村的「80後」呂志和來說，山裡的生活再熟悉不過了。「海拔高、山大溝深、乾旱少雨，全村369戶1,396口人住在这光禿禿的溝溝壑壑中。乾旱的時候，滿世界飄揚的塵土令人睜不開眼，下雨的時候，僅有的一條土路便癱瘓了，山裡的人出不去，山外的人進不來。」除了望山發愁和歎息，班彥村村民一籌莫展。

而大山的阻隔，帶給這裡的除了與山外世界的隔絕，還有上學難、務工、喝水、看病、娶妻等的困難。在一些災難年份，這裡還經常遭遇糧食絕收。「一絕收，我們的老阿爺、老阿奶就哭啊，因為要挨餓了。」呂志和表示，在班彥，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。「有時去鎮裡、縣裡趕集或者打工，看到人家的生活，真是羨慕的不得了。我們這裡的人也是誠實勤勞不怕苦，為何與人家的生活差別這麼大啊？」

「幸福村」的村民卻要羨慕別人的幸福。」呂志和苦笑着說。

### 全村搬遷脫貧 政府補貼新房

看不到頭的貧窮逐漸讓班彥村的年輕人也失去了信心，而一批批年輕人的離開，更是讓這裡雪上加霜。在外打工的呂志和說：「真是絕望了，不然誰會離開自己的家。」說起2017年那個足以載入土族歷史的大事件，呂志和兩眼放光。「沒想到在打工的第三個年頭，這個願望真的實現了，就像做夢一樣。」

2017年，當地政府決定將班彥村整體搬遷至山下開闊的地帶。「政府不僅幫助我們建了新村，同時還給每戶人家蓋了新房。」指着自已「三室兩廳」還自帶陽光小院的房子，呂志和高興地說，自己僅花了1萬元，其餘的都是國家補貼的。「這個也只有我們社會主義中國才能實現，在我們土族數百年的歷史上，也是頭一遭。」

### 發展旅遊養豬 吸引青年返鄉

而搬出大山僅僅是第一步。已經在班彥村蹲點扶貧多年的五十鎮幹部李得財說：「讓土族鄉親們脫貧、致富、邁入小康，甚至將來成為享譽一方的致富能手，這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。」「搬出來讓鄉親們住進新村新房子之後，我們就着手產業發展。一方面，我們將土族獨有的盤繡、釀酒工藝發掘出來，遵循市場規律形成產業化；另一方面，我們大力發展鄉村旅遊和八眉豬養殖，吸引像呂志和這樣的外出務工青年回來發展。」李得財說，原來盤繡就是土族婦女們的一項家庭生活技藝，自從產業化以來，每位家庭婦女每月能收入近2,000元。而釀酒就更厲害了，產業化、品牌化的班彥醪酒，給每個釀酒戶每年帶來少則四五萬元，多則十萬元的收入。「去年底班彥村人均收入達到了9,791元，今年隨着農家樂和八眉豬養殖漸成規模，這一數字還得往上躡一大截。」



班彥村村民呂志和夫婦 香港文匯報青海傳真



從大山深處搬遷出來的班彥新村一派生機盎然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

土族話你知道

土族是聚居在青海和甘肅兩省部分地區的一個古老民族。其中，青海省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是全國唯一的土族自治縣，也是土族最多、最為集中的地方。

班彥村位於青海省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東南部大山裡，是一個擁有470年歷史的傳統土族村落。2017年，當地政府決定將班彥村整體搬遷至山下開闊地帶，同年，搬出大山後的班彥村實現脫貧摘帽。



## 身披「高原彩虹」頭飾象徵勇敢

在青藏高原東北邊緣，土族人們所穿的花袖衫被譽為「高原彩虹」，紅色象徵太陽、綠色象徵草原、黑色象徵大地。

土族婦女特別講究頭飾，在土語裡，頭飾叫「扭達」，由於不同地方的婦女佩戴的頭飾不同，所以扭達多達八九種。據傳，古代土族婦女能征善戰、馳聘疆場，她們勇敢頑強，身披戰袍十分俊美。後來逐漸定居放牧，以至過渡到以農為主兼營畜牧業，婦女們便將戰袍、頭盔，甚至兵器裝於頭飾上，因此這些扭達異常華麗，好像是古代宮女的頭飾。



班彥村繡娘在盤繡團製作帽子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

## 利用太陽能 喜獲新收入

回憶起2016年8月23日，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互助縣班彥村的情形，很多村民幾乎對總書記的每一句話、每一個動作都記憶猶新。村民呂有金說：「做夢也沒想到習總書記竟然來到我們村，走進我家，坐在我的炕頭上和我說話，總書記牽掛我們每一個老百姓的生活。」總書記的到來，給了班彥村全體村民莫大的動力。「國家有這麼好的政策，我們都腳足了勁向前奔，要用紅紅火火的好日子讓總書記放心。」呂有金說。

### 自發自用電 年增2500元

如今的班彥村，家家戶戶都過上了城裡人的生活。不僅住房寬敞明亮，現代化的傢具和生活用品一應俱全，村民還用上了自來水和天然氣。除此之外，利用豐富的太陽能資源，班彥村實現了「自發自用、餘電上網」的光伏發電模式，而這一項每年

還能給每位村民帶來2,500多元(人民幣，下同)收入。「除了生活上的改變，國家在教育上的投資更是讓班彥村村民沒了後顧之憂。」據李得財介紹，目前班彥村已經實現了幼兒園、小學、初中百分之百的入學率，無人輟學。而初中畢業後，一部分上了高中，一部分去了職校。對考上大學的學生，國家專門針對深度貧困地區的「雨露計劃」，每年補助1萬元。

村民呂志和最近正在忙著籌備農家樂生意。在他即將投入使用的民宿，一進門，迎面而來一股濃烈的土家風情，乾淨整潔的環境，精緻的木雕，無不沁透着土家人的熱情好客。「現在我們住上了新房，有了全新的生活。今後，我會更加努力生活，好好謀創富的路子，辦個富有民族特色的農家樂，帶着一家老小心滿地奔小康。」



雄安新區是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工程。上圖為建設中的雄安市民服務中心，下圖為該中心竣工並投入使用。資料圖片

### ★ 共和國檔案

## 雄安新區啟「新」局 拓京津冀新空間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)2017年4月1日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。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、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，也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、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工程，被稱為「千年大計，國家大事」。在新的歷史階段，雄安新區的設立標誌按下了新一輪改革發展的啟動鍵。 雄安新區地處北京、天津、保定腹

地，涵蓋河北省雄縣、容城、安新及周邊部分區域，規劃面積1,770平方公里，坐擁白洋淀，宛如「華北江南」。新區人口規模按1萬人/平方公里控制，到2035年，基本建成綠色低碳、信息智能、宜居宜業、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水平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。到本世紀中葉，發展成為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一極，努力建設成「人類發展史上的典範城市」。

### 「跳出去」建新地標

雄安新區的「新」，體現在它是綠色生態宜居之城，先劃定生態保護紅線，再着手建城；是協調發展之城，着力與北京中心城區、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天津市在功能上優勢互補，實現錯位發展、互利共贏；還是創新驅動發展之城，雄安九大創新指標中不少在世界領先，明確創新作為發展第一動力。 此外，它構建京津冀協同發展

「新」格局，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將形成北京新的兩翼，為區域發展開拓「東成西就」新空間；探索用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城市的「新」路徑，「跳出去」建新城，解決京津冀協同發展所要面對的大城市病；打造新時期改革開放「新」地標，深圳、浦東、雄安分別佔據全國南、中、北三個維度。三者合力將有助於推動中國實現全局均衡發展，並改變經濟發展「南強北弱」狀況。